



苏茶, 岁月的幽香



拢一拢,日子好长。

我喜欢用剔透的玻璃杯浸泡苏茶,洗净杯子,用面纸擦干,然后放上一小簇茶叶,当热水缓缓注入杯中时,叶子一片片地沉淀,飘浮,再打开,浸润在这无声的况味里,我发现每一片渺小的叶子都有一粒玲珑的心灵,它告诉我再卑微的生命也有爱的权利,存在,就要挑战绝对的零度。当它和热水邂逅,宛若遇见了一生的知己,沉睡的心苏醒了,它交付于热水它的身体和灵魂,热水也给予它温情脉脉地呵护,怀着爱情的痛苦和甜蜜,它们彼此相溶,彼此守望。接受这天地万物共同的宿命,也是一种难得的睿智。

端起透明的杯子,嫩芽如银针,绿意漂浮,岁月的熨帖也在杯底渐渐润开了。想必妙玉的绿玉斗里才能见到更多的山水与人生吧。我不懂茶,品不出茶的风味和文化,喝茶在我,只是解渴的蠢物。在天目湖畔的苏园,我也附庸风雅了一回,

散淡的午后时光里,静坐,品茗,啜饮下一口幽香苏茶,仿佛饮下了花的清香和水的轻灵,醇厚,微苦,通透,健脾,醒目。混沌之中我好像领悟了什么,茶中有山水,茶中有人生,这是一种哲学,也是一种文化意味的形式,多像生命运行的轨迹,如此纤柔和旷远。

我喜欢“苏茶”牧歌般的韵味,去除了一切的喧嚣。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,“幽香苏茶”,是岁月的幽远也是茶叶的幽香。一个“幽”字生生“幽”到了人的心里去,连叹息都是轻柔,梦幻般的,啜一口幽香苏茶,静听廊前焦尾琴弹奏出的乐曲余音绕梁,四月的天空澄明,柔软,我的心在茶的浸润下,也渐渐变得安宁,那些烟火俗世里,我曾经为之疼痛的,为之苦苦执着的,全都退到了渺远的天边。

氤氲在苏茶的温热里,我感受到一种柔软与坚韧,梦想与现实并存的触觉。哪一种才是更真实可信的人生?喝茶吧。

我已归来。纵然舌尖仍残留着一缕芬芳,思绪仍被那片绿意氤氲着,离开溧阳那个叫苏园茶庄的优雅小舍,我看见我的岁月在拐了一个弯,抵达一条温润、葱郁的小径后,又原路返回,剩下阵阵幽香飘浮在我的春天里。

我以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,茶,是最能让人安静下来的一种文化隐喻。一小

簇茶叶,放在手中轻轻摩挲,安宁会从心底洒开,浮华褪尽,岁月静好。在苏园的茶场,我看到采茶女们从茶叶的采摘到杀青、揉捻、干燥,每一个步骤都是那么的妥帖,缜密,盈润了她们最纤细的触觉和心思。她们穿一件贴身小蓝花布衣,香汗淋漓,再悠悠哼一首小曲,纤巧的手指来回翻动,把焙干的茶叶掀一掀,



茶色如春

无所事事时,会打开电脑,伴着宗次郎《故乡的原风景》,泡上一杯茶,看茶叶在杯中缓缓舒展,一芽芽青翠碧绿,半浮半沉之间,茶香慢慢溢出,小小啜一口,微苦,略涩,入喉回味却是甘清醇厚饱满。

其实不懂茶,只是端起茶杯的那一刻,眼见着的是故乡春天的色彩,鼻端是草木的气息,入口是山泉的清冽,这一切,总让人想起那些自在的风,山水自然的清新,劳累苦涩却总叫人一遍遍回味的日子。

老家是一个小小的村庄,却有着大片的茶园。春天的雨水催生万物,过春分,茶叶开始绽芽,采茶是从一芽一叶开始的,一叶是刚刚脱开芽尖尚未完全舒展开来的,一芽则如莲心一颗,芽紧致,叶柔软,此时新茶为一年中茶之精品。一顶尖笠帽,一竹篮,一壶水,或许还有几片作点心的冻米糖,这是我能忆起的旧时采茶时物事。若是茶树不高,或可带个矮凳,可以坐着采茶,则要省下很多的力气。但茶树三年可采,一般的茶树都有半人高,所以都是站着采茶的为多。采茶不能用指甲掐,不然茎部被掐断的地方马上就会氧化,得用拇指和食指用力,轻轻一顿,一颗芽尖就到了手心。

有多少年没有闻到家乡的茶香了呀?偶回老家,那成片成片的茶园竟早荒疏了,另一边的茶山已然被竹子入侵,只有几株心有不甘的茶树还有一些新发的枝条不受约束地疯长,我的孩子以为那些是野生的灌木。只有我,摘下一片叶子,轻轻放在鼻尖,那熟悉的涩苦的气息可以使我确信那是茶树无疑。可是那蔓生的枝节却到底使我心慌了。那整齐的茶树都不在了,村头村尾的茶香也都成过往了吧?

老家的茶香不在了,却让我更惦着茶香了,不必上好的越青瓷,只是一只小小的玻璃杯,清冽的汤色就可以诠释着那些常年累月长久的念想。你尽管相信,那只玻璃杯里,曾经有过一个怎样蓬勃的春天。

命

不久矣



吸烟等于自焚